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创刊·改版季 每年五、六、七
创刊61年 改版8年

郑州晚报
A35
独家连载

2010年7月13日 星期二 统筹 李枚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王阳 版式 唐唐

生活 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周岚给老范在前厅搭建了个明厨

周岚、齐大妈走后,小婉对老范叹了口气:“唉,我跟你说过吧,许大来跟着你进这饭店,不是啥好事。”“他一口一个师傅叫着,咱能不伸把手啊?许大来是聪明孩子,受点儿挫折成长得更快。”“那你还不一直陪他站下去?周岚也是,治治许大来得了,还非拉着你陪跑,拿自己人下手才能树她威风是吧?”

老范替周岚说话:“咱说心里话,她也不容易。一个女人家开这么大一饭店,不能因为我老让人背后说她一碗水端不平啊。”“你啊,自己吃亏成这样了还先替人家想。”小婉嘴上这么说,其实是在心疼老范。

老范说:“我做了大半辈子豆腐,感觉自己也跟块豆腐似的。配着虾就是鲜味儿,跟着羊肉就是膻味儿,傍着白菜就是白菜帮子味儿。豆腐味道不多热量不大,人们为啥还爱吃这口儿呢?就是因为豆腐能先替人家想,乐意当这个配味儿的。”小婉无奈:“你心里不憋屈就行。”“疯子送我到门口就说了,让我再回后厨。这说明啥?不可或缺。”老范振振有词。小婉悻悻地说:“人家是怕你到前厅再惹麻烦!”“我没做错……那小子酒醒了会念我好的……”

老范吃亏多,好事也来得快。周岚给老范在前厅搭建了个明厨,让他带着许大来,专心做豆腐宴。老范听后,乐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又想拥抱又想行礼啥的,最后还是改握手了,让周岚笑了半天。

老范冥思苦想了几天,忽然灵感涌现,给自己的明厨起了个名,叫兜福明厨。他曾听自己师傅说过,老时候大家为了讨个口彩,豆腐也叫兜福——把福气都兜着。老范喜欢这个意义,还亲笔题了词,写了“兜福工作室”几个大字。

听说老范开明厨,秦琼可不干了。他找到周岚,要甩手不干。周岚问怎么回事。秦琼说:“前厅那是咋回事?我听说老范要另立山头?”周岚解释:“咱这渔村没那么多山头。我就是借鉴一下外地的经验,在前厅里搞一个明厨。老范不是有一身豆腐手艺吗?让他在那儿卖豆腐。”

“明厨?卖豆腐?周总啊,现在到处都讲和谐讲统一,咋就你这儿要搞分裂呢?老范在哪儿卖不了豆腐啊,这院里磨盘一摆,我后厨给他空张台子,卖去呗!”“现在餐饮业搞竞争,不能光给人做,还得让人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我想把这个豆腐小厨明厨搞成咱们渔村的一个窗口,让顾客看得明白吃得放心。”周岚有自己的想法。

“可现在老范另立山头,我这大厨工作还怎么干?现在就有说闲话的了,我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周岚劝道:“老秦,这饭店从无到有你也算一路看过来的。现在刚刚在哈尔滨站稳了脚跟,你就嚷嚷着想走,舍得吗?”秦琼其实也没真想走,他就是看老范出风头,气儿不顺。

周岚说:“你瞧,你就是对老范有成见。现在我把你们俩挪开了,各忙一摊,可老范还算是你后厨的人,行不?再说了,他那豆腐明厨要是做好了,给咱饭店增光添彩了,效益上来了,我还给每个人发红包呢。谁不希望这饭店买卖红火啊,是吧?”秦琼没话说了。

周岚最后说:“你还是咱们饭店无可替代的大厨。”秦琼美了:“那是。”

许大来上班时塞了张小纸条给米粒儿,约她见面,可下班后左等右等也不见米粒儿出现。赵薇薇下班路过,见到他神不守舍的样子,问他在等谁,许大来含糊地说没等谁,赵薇薇似笑非笑,说:“你可不会撒谎。”许大来只好问:“看见米粒儿了吗?”赵薇薇告诉他米粒儿早走了。许大来一阵失望。赵薇薇意味深长地一笑,问:“大来,喜欢米粒儿是吧?”许大来连忙掩饰:“什么啊,我来还书……你不信啊?”“恋爱的人跟感冒打喷嚏一样,是掩盖不住的。”许大来只好默认:“那她怎么没出来?”

赵薇薇忽然问:“大来,你了解米粒儿吗?”许大来一愣:“我,我了解啊……你什么意思?”“两个人在一块儿,不是光看对眼就行的,还得看两个人的阅历、学历、生活目标和方向。你和米粒儿在这些方面能聊到一块儿吗?”“我们还没聊过……”许大来忽然意识到。

赵薇薇接着说:“那是因为你被激情蒙蔽了眼睛,以为这就是爱情。其实恋爱不是光有爱就可以的。女人是要用心和金钱呵护的。米粒儿没有安全感,你能给她带来幸福吗?”“我……”“晚上睡不着了想想。我先走了。”赵薇薇翩然而去,许大来久久没回过神来。

官场 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陈庆蓉不能接受女儿嫁给益杨人

等到侯卫东坐下之后,小佳递了一杯水过来。喝了一口凉水,侯卫东快要燃起来的心肺舒服了许多。他从裤子口袋里取出红塔山,抽了一支出来,递给坐在沙发上的小佳爸爸,道:“张叔,抽烟。”

张远征是资深烟民,他靠在沙发上,瞟了一下香烟牌子,见是红塔山,心道:“这小子抽的烟,比我的还要好,这些学生大手大脚花家长的钱,真是不懂事。”他扭头看了一眼妻子陈庆蓉,见陈庆蓉盯着电视,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再看了看女儿殷切的目光,便接过了侯卫东递上来的红塔山。

张远征点了火,暗道:“这个男孩子从相貌到谈吐都还是不错,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只可惜他分到益杨县,冲着这一点,他就不可能成为乘龙快婿。”

小佳是独女,分配到沙州建委所属的园林所。张远征夫妻俩为了小佳的分配已经充分调动了所有的关系,身心疲惫,实在没有能力再办一个从益杨到沙州的调动。

陈庆蓉突然站起身来,她走到窗边,重手重脚地打开了一扇窗户,弄得声音震天,道:“抽、抽、抽,咳得要吐血了,还要抽,迟早要抽死你。”她把窗户打开以后,又坐回到沙发上,对着张远征道:“不准在屋里抽烟,要抽到屋外去抽。”

她不能接受女儿嫁给益杨人,是缘于自己的经历。年轻之时,陈庆蓉和张远征曾经两地分居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居生活,给这对夫妻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他们要保护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磨炼的女儿,免得女儿因为选择错误,

留下永远不能弥补的伤痛。

陈庆蓉声音有些沙,问侯卫东道:“毕业了,你分到哪里?”其实小佳进屋之时,已将几个关键问题给她讲了。只是这种问话,有时就要明知故问。

侯卫东老老实实地道:“今年益杨县从大学毕业生中选了一批学生充实到乡镇,锻炼几年就进县机关。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就参加了考试。考了第二名,具体分到哪里还不清楚。”

陈庆蓉脸色阴了下来,道:“我和小佳爸爸两地分居多年,小佳小时候只能放在婆婆爷爷身边,好不容易才团圆。我们不希望小佳也过两地分居的日子,不会同意小佳离开沙州。你是大学生,希望能够体谅父母的难处。”

这种情况,侯卫东早就料到了。当话真的挑明之时,心、肝、肺就如被一只大手捏碎,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挺了挺胸,道:“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就告辞了。”小佳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她顾不得父母在身边,拉着侯卫东的胳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侯卫东冷静地道:“阿姨,我和小佳说两句话,可以吗?”陈庆蓉故意冷着脸,点点头道:“你们到里屋去谈吧。”侯卫东进了里屋,用背抵住房门,紧紧抱住了小佳。小佳眼中有一种豁出去的神情,在侯卫东耳边道:“你发誓,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准离开我。”

“我发誓,我们永远在一起。”

小佳眼神中闪过一丝神采,道:“我要让你永远都忘不了我。”她慢慢地跪了下来,一只手拉开了侯卫东裤子拉链,手已从拉链处探了进去。

江湖 传奇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晋陕交界盗墓贼家的女儿,在横跨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这段动荡岁月里,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甚至仇敌共同演绎的一段传奇岁月,先后与几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她从一个普通人家女儿到军阀家的姨太太,再到坚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历程。

铁梨花决定找张吉安借钱

这桌坐的人里,有个名人,叫彭三儿。这儿的人们都对逃兵老油条彭三儿挣钱的法子很敬重。彭三儿替人顶壮丁,顶一回收三五百大洋。打死就死了,打不死三五百块大洋够他来这里玩一阵。他赌风特坏,别人不敢赢他,赢急了他会玩命。

这时彭三儿正背运,一块怀表押的钱刚刚输掉。彭三儿眼珠子红了,脸也红了。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金戒指。一扭头,见铁梨花坐在他后面。铁梨花笑笑说:“输了算我的。”

彭三儿忽然想到什么,转过脸看着这个年龄难测的美貌女子。“大姐您有事求我?”“那当然,不然我吃饱撑的?”说完她站起身,“我在隔壁等你。”

隔壁是个让人吃点心、休息、和窑姐讨价还价的所在,还搁置着两扇屏风,上面的绸子全让烟熏变了色,破的地方贴着纸。铁梨花一进来,就打发那个小跑堂把躺椅上的单子抽掉,铺上干净的。小跑堂说干净不干净,就那一张单子。铁梨花说,那就找些报纸垫上。

彭三儿进来的时候,铁梨花靠在垫满报纸的躺椅上,由小跑堂给她捶腿。“大姐咋知道我在这儿?”“像你这种人,还能在哪儿?”她指指旁边的椅子,叫他

坐下。“挣的钱又花光了?”彭三儿马上嬉皮笑脸:“这不,您又送钱来了。”铁梨花:“你要多少?”“是您儿子,还是相好?”他嬉皮笑脸地把自己的头凑近她。“要是您儿子,我就少要点。这个数——”他又开五指。

铁梨花从躺椅上支起身子,一只脚去摸地上的鞋:“去年才三百吗?”“大姐您看我连五百也不值?”她真看他一眼,说:“值。”她脚尖摸到了第二只鞋,踩着站起身:“我可得有五百块呀。就那点首饰,还让你都输了。”“你有多少?”“就三百。”“三百五。”彭三儿说。

铁梨花还想再杀价,彭三儿开始解开他的衣领的纽扣,一边说道:“三百五,您儿子的命就保下了。您儿子的命三十万也不止:他娶上媳妇给您添孙子,给您养老送终!他去当了壮丁,您等于输掉了三十万!您看看,您花了这三百五……”他终于把肩头上一块还没长好的伤疤给扒拉出来,那块疤要多丑有多丑。

铁梨花眉头一紧,她说:“行,三百五——让你个狗日的称心一回!”

说完她快步走出了屋子。她知道在一夜间凑出三百五十块钱几乎不可能。答应彭三儿是她想到了张吉安。张吉安也许会帮她,但她因此就欠下了天大的人情。这人情她再用什么去赎?用钱是赎不了的。

夜里一个女人家赶十里路十分不明智,但梨花顾不了。到了上河镇就跟进了个鬼城似的,所有窗子都黑着。这正说明这个镇上的正人正派。远远看见张吉安的房子了,楼上似乎还点着灯。她走上去,心想自己可是送上门来了。她把骡子拴好,再走过来拍门的时候,楼上的灯却熄了。

拍了好一阵,门才开了一卡宽的豁子,一个伙计手上擎个油灯,身子缩在临

时披的长衫下面。

“找谁?”见她是个女子,伙计把门开大了些。“张老板在不在?”伙计把各种身份往她身上安了一遍,才回答:“张老板在城里。”

铁梨花伸出一个尖利的胳膊肘,把伙计往边上一搡,自己就要往门里走。“唉,对不住,没请您进呢!……”伙计说。梨花还是笑模笑样的:“这样吧,我在这儿等着,你骑我的骡子去把张吉安先生找来。”“这可难死我了——张老板在洛阳、津县都有房,有时他还上北京、下南京,我去哪儿给您找?”“你要是怕我偷你这店里的破烂,再喊楼上的伙计来看看。”她指着店堂里摆的古董:“这些你送我,我都懒得往家扛。”

伙计瞪着这个细高的女子:她可不像在胡扯。“咱们这块风水宝地,我闭上眼睛给你指块地方,你只管挖,挖出来的都胜它们十倍。你还别不信……”“我信!”一个人在楼梯上接她的话茬。

伙计和铁梨花一块儿转过脸。伙计一脸惊诧,铁梨花抿嘴一笑。张吉安身后还跟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伙计说:“老板您没走?”“虎子”张吉安对伙计说,“打上灯笼,把尹医生送回去。”他转向梨花,指着那个伙计:“你别怪虎子。我本来不打算在这儿过夜,盘弄一批货晚了,兵荒马乱的,怕路上不安全,临时决定住下来。”他转向尹医生指着铁梨花:“这是我二十年前交下的朋友。”尹医生十分谦恭,一点猜测的神情都没有。他向铁梨花作个揖,说:“幸会。那我告辞了。”

铁梨花顾不上含蓄,出口便问他能不能借她三百五十块钱。她从随身带的小布里拿出地契,意思是用她的二十亩田产做借款抵押。

